

大地之歌樂譜序文

2018年我把一整年的音樂工作集中在「大地之歌」這一個合唱系列。其中一共收錄了十八首歌，全部用台語書寫，而且全部用合唱的方式表現。寫這個系列起心動念已經有三年以上，當時的心情是馬勒《大地之歌》的精神，再加上西伯留斯《芬蘭頌》對土地的愛情，震盪出了寫台灣「大地之歌」的想法。

十八首歌為全台灣十八個城市寫歌，這是基於一直纏繞在心中的「語言的家」這個概念。

德國哲學家馬丁·海德格爾說「語言是存在的寓所」。他說人是經由語言來理解自我與世界，所以共同的語言象徵一群人共同的家，也就是說使用共同語言的人會有共同的「語言的家」。台語，在台灣是最多人共同的「語言的家」，只是這個家年久失修有點破舊，需要有人來修復，我選擇只創作台語歌曲就是想用台語歌來修復我們語言的老家。而「大地之歌」系列為全台灣十八個城市寫歌，就是在全台灣十八個城市修復台語的房子。同時這個系列全部使用「合唱」的表現方法，是因為修復台語的老房子是個大工程，需要很多人共同來參與，而合唱的傳唱可以讓所有唱過的人都參與修復老房子這個工程。

用台語歌修復老房子，其實就是要「傳承」已經斷層的典雅台語歌曲。「傳」與「承」是不一樣的。「傳」是發揚過去的記憶，而「承」是創造未來的記憶。「大地之歌」要傳承，就必須嘗試去創造新的藝術風格。台語歌曲最重要的兩個元素是語音學和語韻學。語音學牽涉到音樂性，也就是作曲。語韻學牽涉到文學性，也就是作詞。「大地之歌」要創造新的藝術風格，但也不能脫離台語的語音和語韻。

台語的語音非常很特殊。音標有八個發音的變化。八個變化整理起來會有七個聲音的高低。七個抑揚頓挫要用來創造旋律，語言的聲音本身就已經很豐富，所以台語的語音學會成為作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。然而以語音作曲會和西洋樂理重視和聲進行的方法論有一點衝突，再加上我從一開始就有走出傳統五聲音階的想法，所以「大地之歌」必須在台語的語音學和西洋的和聲學之間找到微妙的平衡點。

至於語韻學。押韻本來是歌詞一個很基本的觀念，但是要台語歌曲押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，因為台語的詞彙已經被大家忘記的差不多了。所以寫典雅台語歌詞最重要的，就是把已經被遺忘的詞彙一個一個找回來，並且放在歌詞內最容易讓人重新接受的位置。總結來說，對稱與押韻，比喻與暗示，白話非文言，實踐這三個要件，就是在「大地之歌」歌詞之中可以找到的語韻學。